

# 教 育 诗

〔苏〕马卡连柯 著

磊 然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教 育 诗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2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1——30000册 定价：0.80元

# 目 次

## 第 一 部

|                      |    |
|----------------------|----|
|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 1  |
|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 4  |
| 内部的斗争和对国家有意义的工作····· | 14 |
| 幸福之神向我们微笑·····       | 23 |
| 性格与文化·····           | 28 |
| 酗酒与赌博·····           | 32 |
| “献身于社会教育的人”·····     | 37 |
| 拉伊莎·····             | 42 |
| 和农民的“联络”·····        | 49 |
| 驱逐·····              | 52 |
| 精选的种子·····           | 56 |
| ▷谢苗的苦难历程·····        | 63 |
| 队长制的教育法·····         | 71 |
| 难题·····              | 78 |
| 攻取共青团·····           | 82 |
| 胜利进行曲的开始·····        | 90 |

## 第 二 部

|              |     |
|--------------|-----|
| 六千卢布·····    | 99  |
| 冬天的黄昏·····   | 107 |
| 剧院·····      | 109 |
| “教养院同人”····· | 113 |

|               |     |
|---------------|-----|
| 第四混合联队.....   | 117 |
| 婚礼.....       | 122 |
| 离愁.....       | 133 |
| 秋天.....       | 138 |
| 不要叫苦！.....    | 146 |
| 查波罗什.....     | 153 |
| 这笔帐应该怎么算..... | 161 |
| 战斗侦察.....     | 173 |

### 第 三 部

|                  |     |
|------------------|-----|
| 战斗前的准备.....      | 178 |
| 先头混合联队.....      | 184 |
| 日常生活.....        | 195 |
| “一切都好”.....      | 201 |
| 五天.....          | 206 |
| 第 373 次加车.....   | 215 |
| 高巴克舞.....        | 220 |
| 变容.....          | 232 |
| 远景.....          | 243 |
| 第一束麦子.....       | 247 |
| 生活向前行驶.....      | 257 |
| “帮助帮助这个孩子吧”..... | 265 |
| 最高的奖赏.....       | 278 |
| 尾声.....          | 284 |
| 新人诞生和成长的颂歌.....  | 290 |

## 第一部

###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一九二〇年九月，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召我去，对我说：

“喂，老弟，我听说你在大骂……说竟把这个省人民经济委员会给你的劳动学校做校址……”

“怎么能叫人不骂呢？不但要骂，还要去吵闹：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学校？乌烟瘴气，肮里肮脏！这哪里还像个学校？”

“是呀……大概要这样才称你的心：造一所新房子，摆上一些新课桌，然后你才能上课。老弟，问题不在房子，要紧的是要培养新人，可是你们这些教育家干什么事都没有劲：房子不行啦，桌子不行啦。你们没有那股……热情，那股革命的热情……你们这批知识分子真是糟透了！……现在我到处在找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流浪儿童越弄越多，街上简直走不过去了，而且他们还随便往人家里闯。有人对我说：这是你们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这件事呀：我无论跟谁说，无论怎样跟他们好说

歹说，谁也不愿意干。他们说，这简直是要他们的命。像你们这号人，最好是给你们一个舒舒服服的小书房和几本你们爱读的书……再像你这样戴上眼镜……”

我笑了起来：

“您瞧，连眼镜也碍事了！”

“我原是这么说：你们最好一天到晚捧着书本，要是给你们一个活人，你们就要说，活人要我的命了。唉，知识分子！”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他那双乌黑的小眼睛生气地盯着我，向我们全体做教员的同人喷出责备的话。但是他说得并不对。

“不，请您听我说。革命以前，不是也处理过这些流浪儿童吗？有过童犯教养院……”

“那可不同，你知道……革命前的不一样。”

“对啊。可见现在要用新方法造出新人来。”

“用新方法，这一点你说得对。”

“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着手。”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在我的这个……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倒有人知道……”

“可是他们不愿意做这件事。”

“这些混帐东西，他们是不愿意干，这一点你说得对。”

“不过要是我来做的话，他们又要把我弄得走投无路。我无论怎么做，他们都要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他们这些畜生是会这样说的，你说得对。”

“而且您也会相信他们，不相信我。”

“我才不会相信他们，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自己来干！’”

“不过，要是我真的把事情搞糟了呢？”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说：

“你怎么老跟我说：搞糟了，搞糟了！搞糟了就搞糟了。你希望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懂吗？你去搞吧，事情反正是要做的。搞到哪里算哪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不要什么童犯教养院，你该明白，要的是社会教育……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要我们自己的人！你去把他们造出来。反正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你也需要学习。你肯当着我的面承认你不知道，这种态度很好。的确很好。”

“那末地方有吗？房子总是需要的。”

“房子有，老弟。有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刚好从前那里也是童犯教养院。离这里不远——大约有六里<sup>①</sup>路。那边很不错：有树林，有田野，可以养牛……”

“可是人呢？”

“你总不能叫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人来给你。”

“钱呢？……”

“钱有的是。呐，拿去吧。”

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包钞票。

“一亿五千万<sup>②</sup>。这是给你的全部筹备费。把那边修理一下，置备一些应用的家具……你去编个一年的预算。”

---

① 这里的“里”是指俄里，每俄里等于1.67公里。——译者注

② 指1920年时的币值。

“这恐怕不大妥当，最好先去看一看。”

“我已经看过了……怎么，你还会比我看得更仔细吗？去做就得啦。”

“哦，好吧，”我如释重负地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再没有比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的这些办公室更可怕的东西了。

“这才是个好样的！”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说。“去进行吧！这是神圣的事业！”

##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在离波尔塔瓦六公里的砂丘上，有一片占地二百来公顷的松林。沿着树林的边是一条通哈尔科夫的大路，路上的干干净净的鹅卵石寂寞地闪闪发光。

树林里有一块空地，面积约有四十公顷。空地的一角上，排列着五所形状像几何图形那样规则的匣子似的砖房，五个匣子拼起来就成了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为童犯设立的新的教养院。

革命前，这里是童犯教养院。一九一七年，里面的童犯纷纷逃走，留下的教育的痕迹非常少。从残缺不全的日记里保存下的那些记载看起来，童犯教养院里主要的教师都是些老粗，多半是些退伍的下级军官。他们的责任是寸步不离地监视学童们在工作时和休息时的行动，夜里就睡在他们隔壁的房间里。听了邻近农民的话，可以断定这些老粗的教育方法并不特别复杂，无非是用像棍子那样简单的工具而已。



童犯教养院的物质遗产更是不值一提。凡是能够用物质单位表示的东西：工场里的用具、贮藏室的东西、家具，都被近邻们搬运到自己的贮藏室和谷仓里去了。

我到教养院的时候，我们的总务主任卡里纳已经在那里了。他一看见我，就问：

“您是教务主任吗？”

我一下就听出，卡里纳说话带乌克兰口音，他的语汇里有不少乌克兰字。

“您是教务主任吗？”

“为什么我是教务主任？我是院长……”

“不，”他取出嘴里的烟斗说，“您是教务主任，我是总务主任。”

卡里纳头顶已经全秃，只有耳朵上边还剩下一点头发，嘴里叼着一只烟斗。他至少有五十年各种各样的工作经验，以他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来做像管理儿童教养院的事务这样简单的工作，真是大才小用。

卡里纳成了我教育工作的第一个对象。使我特别感到棘手的是，他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固定的看法。他用同样的态度骂小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骂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骂我们的马虎随便和德国人的精密准确。但是他的蓝眼睛里闪耀着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他是那样地富有感受力，那样地精力充沛，因此我不惜花费一些精力来教育他。在第一天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工作：

“卡里纳同志，教养院没有个院长总不行吧？应该有个人来负全责。”

卡里纳又从嘴里取出烟斗，彬彬有礼地对着我一鞠躬：

“那么您是想担任院长？而且要我在某些地方服从您的领导，是吗？”

“不，这倒不一定。让我来服从您好了。”

“我没有学过教育，我不懂就是不懂，也不来硬充内行。您年纪还轻，难道您还要我这个老头子样样事情都听您指挥吗？这样也不好啊！可是做教养院院长呢，您是知道的，我的学问够不上，而且我又何必要做院长呢？……”

卡里纳悻悻地走了。他生气了。他整天情绪很坏，晚上到我房里来的时候，样子简直是伤心透了。

“我给您这里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只有这样的东西……”

“谢谢。”

“我们应该怎样来办这个教养院，我想了又想。我觉得，当然还是由您来担任院长的好，以后我来服从您好了。”

“卡里纳，我们和解吧。”

“我也是这么想，我们和解吧。事在人为，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您是个有学问的人，还是您来做院长吧。”

我们就开始进行。靠了棍子的帮助，我们使那匹三十岁的老马站了起来。卡里纳攀登上一辆类似便轻马车的东西（这是一位邻居好心送给我们的），于是这辆马车就以每小时两公里的速度出发往城里去。筹备时期开始了。

我们在筹备时期定了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任务——就是把培养新人所必需的物资集中起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卡里纳每天都是整天待在城里。

在两个月里面，我们靠着农村里的专家们的帮助，总算

把旧童犯教养院里的一所房子整顿得像个样子：配好了玻璃，修好了炉灶，装上了新门。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唯一的、但是却很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请求到一百五十普特<sup>①</sup>黑麦粉。其他的物资，不幸我们并没有能“集中”成功。

我拿这一切和我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理想比较了一下，我明白，即使我的东西再多一百倍，离我的理想也还是像现在一样遥远。因此我只好宣布筹备时期结束。卡里纳同意我的看法。

教养院来了两位女教师：叶卡吉林娜和李季雅。为了找教员，我简直弄得完全绝望了：没有人愿意献身到我们的树林里来培养新人，——大家都怕“瘿三”，而且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计划会有好结果。有一次在乡村学校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我苦口婆心地讲了一阵，才找到两个活人。我很高兴，这两个都是女性。我觉得，“可以使人变得高雅起来的女性的影响力”，恰恰可以补充我们的力量。

李季雅非常年轻，——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姑娘。她从中学毕业不久，还没有能完全离开母亲的关怀。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在委任状上签字的时候，问我：

“你要这个小姑娘有什么用？她什么也不懂。”

“我要找的正是这样的人。您知道吗，有时候我想，知识在目前并不十分重要。这个李季雅是个最纯洁不过的人，我希望她能对别人起良好的影响。”

“你恐怕有些过分自作聪明了吧？好吧，就这样……”

但是叶卡吉林娜却是个有经验的教师。她年纪比李季雅

---

<sup>①</sup>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每普特合16.38公斤。——译者注

大不了多少，可是李季雅常常要挨在她的肩上，就像孩子挨在母亲身上似的。叶卡吉林娜的严肃而美丽的脸上生着两条乌黑的剑眉。她那些不知怎样会保存下来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总显得特别整洁。

于是，一切都筹备好了。

十二月四日，教养院来了第一批的六个学童。他们交给我一个神秘的信封，上面盖着五颗很大的火漆印。信封里是他们的“材料”。有四个学童都已经十八岁，是因为持枪抢劫住家被送来的，两个比较年轻，犯了偷窃罪。我们的学童都穿得很讲究：马裤和漂亮的靴子。他们的头发都梳成最时髦的式样。这完全不是流落在街头的儿童。他们的姓是：札陀罗夫、布隆、伏洛霍夫、卞久克、古德和塔拉涅茨。

我们殷勤地接待他们。我们从早就预备了特别美味的午餐。诞生中的教养院的全体参加者都集合在这里。卡里纳也来参与盛会。

我讲了话，讲到未来的劳动生活，讲到应该忘记过去，应该不断地前进。学童们不大听我讲话，他们不住地窃窃私语，带着恶意的微笑和轻蔑的神气打量着摆在房间里的那些行军床（床上的棉被已经相当旧了），又打量着那些没有漆过的门窗。我说到一半，札陀罗夫忽然大声对一个同伴说：

“都是你，害得我们到这个鬼地方来！”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我们用来计划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学童们带着客气而不用心的神气听着我的建议，——他们只希望快些离开我。

最初几天，他们甚至不来侮辱我们，他们简直就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到了傍晚，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养院，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对我那恳切的社会教育的劝诫，只是带着含蓄的微笑听着。过了一个星期，卞久克因为在夜里抢劫和杀人，被省侦缉局派来的侦探逮捕。这件事把李季雅吓得要命。

叶卡吉林娜皱着眉头，严肃地微笑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安东·谢苗诺维奇，我真是不知道……也许，还是干脆走了的好……我不知道在这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围绕着我们教养院的荒凉的树林，我们的那些空匣子似的房屋，代替卧床的十张行军床，当工具使用的一把斧头和一把铲子，还有五个非但根本否定我们的教育方法、而且根本否定全部人类文化的学童，——这一切，老实说，跟我们过去的学校经历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在教养院里，冬天的漫长的夜晚是很难过的。教养院里点着两盏五根灯芯的油灯：一盏在寝室里，一盏在我房间里。

那一年暴风雪开始得很早，教养院的院子里全是雪堆，路上的雪也没有人扫。我请学童们去扫，但是札陀罗夫对我说：

“路上的雪可以扫，不过等冬天过完了再说，不然我们刚打扫干净，雪又要落下来。您明白吗？”

他动人地笑了一笑，就向一个同学走过去，好像忘记了我这个人似的。札陀罗夫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他说话很合文理，脸上带着只有丰衣足食的孩子们才有的那种丰腴和滋润。伏洛霍夫是另外一种人：大嘴、大鼻子、分得很开的眼睛，再加上一脸会动的胖

肉，——完全是一副强盗相。这时他也摆出那样的姿势走到我跟前：

“听见没有，不是对您说过了吗……”

我走出寝室，勉强按捺下自己的怒火，使它化成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但是路上的雪总要扫，化成石头的怒火要求行动。我去找卡里纳：

“走，我们扫雪去。”

“你怎么啦！怎么，我是到这里来打杂的吗？那末这些家伙呢？”他朝寝室那边唠唠嘴。

“他们不肯扫。”

“唉，这些寄生虫！好，扫就扫吧！”

我和卡里纳快要把第一条路上的积雪扫清的时候，伏洛霍夫和塔拉涅茨走出来了，他们像平时一样，预备进城去。

“这才好啊！”塔拉涅茨高兴地说。

“早就应该打扫干净，”伏洛霍夫接着腔说。

卡里纳拦住了他们的路：

“怎么叫‘好啊’？你这个混蛋，自己不肯干活，你以为我会为你做吗？这里没有你走的路，寄生虫！要走往雪里走，不然的话，看我不拿铲子揍你……”

卡里纳刚把铲子一扬，可是转眼之间，他的铲子已经老远地飞到雪堆里去了，烟斗也飞到了另外一边。他大惊失色，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少年人的背影，远远地听见他们对他喊道：

“只好请你自己爬到雪里去找铲子了！”

他们一路笑着往城里去了。

我们的生活变得又是悲惨，又是可怕。通哈尔科夫的大

路上每晚有人喊叫：

“救命！……”

被抢劫的农民来找我们，用悲惨的声音哀求我们帮助。

我向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请求到一支七星手枪，来防备大路上的骑士，但是我把教养院里的情形瞒住了他。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我相信我可以想出办法来跟学童们达到互相的了解。

我们教养院最初成立的几个月，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不仅是失望和徒劳无功的时期，同时还是探求真理的时期。在一生中，我从没有像在一九二〇年冬天读过那么多的教育学的书籍。

我这次读书的主要成绩，是使我得到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个信念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成为很有根据的，那就是：我手里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科学和理论，理论应该从我眼前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去归纳出来。起初我甚至不是懂得，而只是感到：我需要的不是和实际联系不上的书本上的公式，我需要的是刻不容缓的分析和行动。

我整个身心感觉到，我一定要赶紧进行，一天也等待不得。教养院越来越带上强盗窠的色彩，学童们对待女教员也越来越经常地带着捉弄的态度和耍流氓。当着女教员们的面，他们已经开始讲一些不堪入耳的故事，粗暴地要她们端饭给他们吃，在食堂里把盘子扔得满天飞，示威似地玩弄着芬兰式短刀，嘲弄地问谁有多少家当：

“你要知道，到了困难的时候……总用得着的。”

他们坚决不肯去砍烧炉子用的木柴，而且当着卡里纳的面把一座木棚的木屋顶拆掉。他们一边拆，一面还说笑着：

“足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了！”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教育学的绳索上失足跌下来了。

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叫札陀罗夫去砍点柴供给厨房里用。我听到的是平常那种高高兴兴的、挑衅式的答复：

“你自己去砍吧，你们的人多得很！”

这是第一次对我说“你”。

过去几个月的种种事情把我逼到绝望和疯狂的地步，这时候我又恼又恨，我挥起手来对着札陀罗夫的脸就是一记耳光。我这一记打得很重，他站不稳了，一下倒在炉子上。我打了第二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起来，又打了第三下。

我忽然看见，他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双手哆嗦着连忙把制帽戴上，后来又一会儿脱掉，一会儿戴上。要不是他轻轻地呻吟着说：“原谅我吧，安东·谢苗诺维奇……”我大概还要打他。

我的怒火是那样地疯狂和不可遏止，我觉得，如果有人一句话反对我，我就会向所有的人扑过去，拚着把这群匪徒杀死、消灭他们。我手里不知怎样弄了一根铁火棍。五个学童都默默地站在自己的床旁边，布隆在急急忙忙地整理着衣服。

我朝他们转过身去，用火棍敲敲床背说：

“大家马上给我到树林里去工作，不然就给我滚出教养院！”

说了我就走出寝室。

我走到我们贮藏工具的木棚里拿了一把斧头，愠怒地看着学童们挑选斧头和锯子。我心里忽然一动，这一天最好不要去砍树，——不让他们手里有斧头，但是已经晚了：该拿



的东西他们都拿了。反正是这么回事了。我已经横了心，我决不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何况我的衣袋里还有一支手枪呢。

使我惊奇的是，一切居然很好。我和孩子们一同干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在树林砍伐一些弯弯曲曲的小松树。孩子们都神色阴郁，但是那严寒清新的空气、戴着大雪帽的美丽的树林、一同参加工作的锯子和斧头声，都起了显著的作用。

休息的时候，札陀罗夫忽然大笑起来：

“好啊！哈—哈—哈—哈！……”

他那红润的笑脸，使人看了很高兴，我不由也对他微笑着，说：

“好什么呀？干活吗？”

“干活倒没有什么。不，我是说您打得我好凶啊！”

札陀罗夫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少年，他这样笑当然是有理由的。连我都觉得惊讶，我怎么会敢去触犯这样一个大力士。

我们一同吃午饭，大家说说笑笑，吃得津津有味，可是早上的事大家都不提起。我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已经拿定主意保持原来的态度，午后我仍旧很自信地吩咐他们去干活。伏洛霍夫满意地笑了一笑，札陀罗夫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非常认真的神气说：

“我们并不是那么坏，安东·谢苗诺维奇！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我们懂得……”